

公民視野與菁英角色

知識分子須敢於逆流 開拓進步價值觀

文 / 錢永祥

當本組的與談人及主題
論述人在召開會前會
的時候，我們發現，第一、
每個人對這個議題都已經具
有長期的關切與興趣；第二、
對此議題，大家都進行
過相當久的研究及了解。在
此，我勉強將各位的論述及
觀點，歸納成下列分述的四
個議題：

「公民」與「選民」

第一、公民身分，也就是
說公民的概念，在台灣現今
的社會，是一個非常關鍵性
的身分。有關公民身分如何
發展、公民角色的重要性在
哪裡，是值得深入去探討
的。過去十幾年來，台灣的
民主發展成果，可從憲法賦
予人民的公民權利來觀察。

這些權利所構成的公民身
分，應該說已經相當完備，
形成的政治參與也是踴躍
的、經驗豐富的。但是稍加
分析，即知這裡所謂的「公
民」，是以「選民」的身分
來參與加入的。一但參與的
方式中選民的成份壓倒其
他，就和理想中所謂公民的
參與有著出入了。事實上，

從中國 / 台灣近代史上的意
識發展來說，國民、公民、
人民、選民的概念之間的變
幻與曖昧值得有人探究，其
中的差異性非常的有趣。

從台灣民主發展的階段看
來，目前也許應該致力於從
選民的身分來發展公民的身
分。選民與公民的概念，其
中的主要差別為，「選民」



◆知識分子應促選民提升為公民。



◆公民議題組召集人錢永祥。

基本上是政治集團角力與交易過程中的一顆籌碼、也是政治實力的天平上的一個砝碼；眾多個別的選民，只代表一張張的選票罷了。換言之，在此情況下，人民的參與意義就會較為偏低，社會的分裂程度就會加劇。相對之下，公民身分要來得積極而主動。如果說選民的功能只是為了政治勢力提供正當性，公民身分有一個理想，那就是自行掌控社會公共意見的生產，在社會中非常分歧的看法、意見之間，形成一個非威權的共識，而不是經過命令、壓迫、收買所達成的一種共識。為了達成此一目的，公民必須具有某種能力、某種德性。由此得知，公民參與的脈絡及架構非常的重要。謝世民教授強調了公民理性、倫理的概念的部分。他的著眼點，便在於追問，台灣民主發展至今，是否可能在選舉式的民主之外，增加一個新的面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

向，也就是經過討論尋找共識。

公民能力的提升

第二、有關公民的能力，李丁讚教授由社區的角度提出批評，要求不要過於菁英取向，只是抽象地談所謂的公共論述，而是設法讓公民回歸社區、讓公共議題回到社區的脈絡，為本身的社區多盡一份心力，從中培養公民的能力。又如江宜樺教授所說，公民能力的養成應從教育做起，中、小學階段公民的養成教育，決不能把它當作只是社會知識的灌輸，而更應該視為公民的實踐；就是以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來檢視身邊的制度、人、事。

顧忠華教授則是提出將政治議題日常化，要讓體制來面對產生的問題，也許所謂的公共理性、公民倫理，會在體制中找到答案。謝世民教授最後則是強調，每個人必須對台灣社會產生強烈的



◆新新聞雜誌社總主筆南方朔。

認同感及參與感，進而調整、增加公民倫理、公共理性及公民討論的機會與興趣。

菁英份子的開拓力量

第三、有關菁英角色的議題，換句話說就是知識份子對公民視野的開拓，可以有什麼樣的角色。一般認為，知識份子所負的責任，原本就是開拓社會說理的資源，從這方面，知識份子可望做出一些貢獻。但南方朔先生認為，在台灣，知識份子的角色已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而告式微；目前應該做的，反而是與政治維持某種程度的距離。知識份子必須敢於逆流而行，去開拓在台灣社會演變過程中更進步、更新的價值觀，新的規範準則，並對政治多一分懷疑，要在民主運作的過程中抗拒媚俗、替社會找出新的方向、向前發展的動力。

重建公共論壇新秩序

第四、大家觸及的一些例

子，說明在台灣要進行公共討論、公共說理，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與困難。像統獨、反戰議題，甚至像核四或教改議題，所爭何在大家都耳熟能詳。可是問題在於，一旦把這些議題放進公共領域，大家卻依然不知道要如何操作。在台灣，核四議題爭執已經歷時十多年，但卻從來只見到政治黨派、道德立場的表態、攻訐、示威、對決，卻不曾被帶入公共領域、按照公共討論的程序與德性，進行可能認同對方、促成共識的討論。

在今天，台灣社會有必要體認，「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馬丁路德語），在宗教領域表達了最高的信徒德性，這在公共領域卻是一種否定他人、不知尊重他人的優越感與霸道態度，並不是公民的德性所在。為今之計，若知識分子能開始努力，至少就上述幾個社會普遍關切的議題，逐步形成公共討論，各造靜下心來、試著「以對方能接受的理由調整己見、說服對方」，拋開個人的道德優越感與知識優越感，承認彼此的公民身分與平等地位，或許能擺脫台灣社會的撕扯與混亂，為政治的理性化帶來新的可能。（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副研究員）